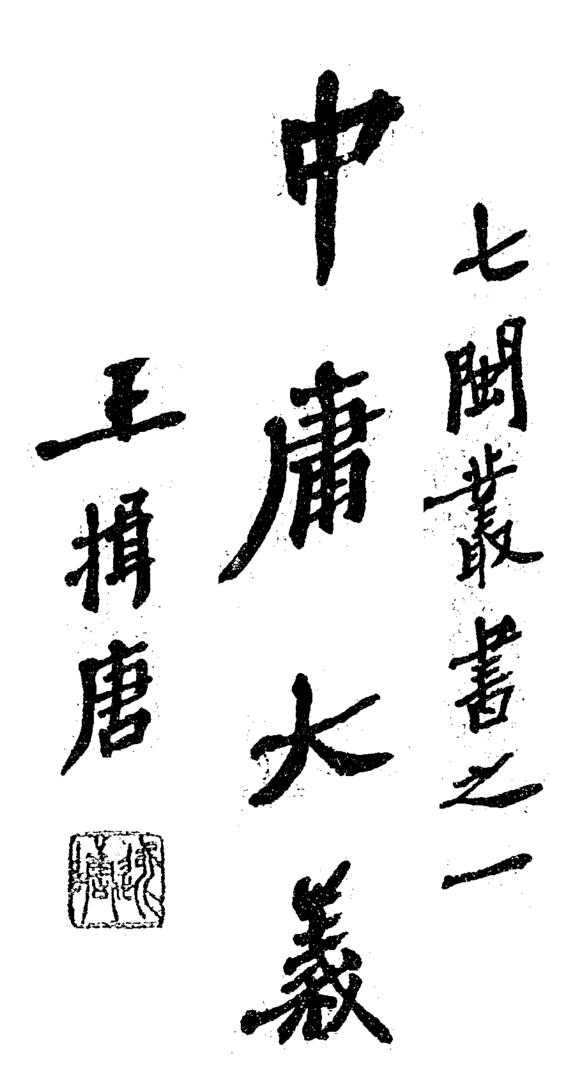

七閱叢書之一
中庸大義
王揖唐

中庸大義

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

七閩陳登澥湖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朱注云．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天命之謂性。命猶賦也。天所賦於人者謂之性。此自然之性也。本來之性也。率性之謂道。朱子曰．率循也。道猶路也。人循自然之性而行中和之路。乃所謂道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善也。若爲性惡。則不得言率性之謂道也。案老莊之所謂道自然之道也。虛无之道也。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高不可極。深不可測。孔孟之所謂道曰仁與義。易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此老莊之所謂德也。儒家道家區別在此。韓子未達斯指。原道所言。無取焉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孔子所言之道。乃人道耳。非天道也。故曰．修道之謂教。若爲天道。則不得言修。朱注云．修品節之也．二十章曰．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故中庸所謂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天下之道皆言人道也惟至誠之道天地之道乃言天道耳莊子天地篇言天道而天下篇言人道是其證矣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審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可．禁止之辭．離讀去聲．）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見音現．）莫顯乎微（見亦顯也．互文耳．猶言莫顯乎隱．莫明乎微也．）故君子必愼其獨也

道者不可俄頃而離也離道則心無主心無主則意不誠意不誠則事皆虛僞故君子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是故君子戒愼乎二句疏明不可須臾離之意莫見乎隱二句疏明所以戒愼恐懼之意君子不睹不聞之時閒居幽獨之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如此其嚴故必愼其獨也大學中庸二書皆言誠也（案周子通書亦言誠．）故以愼獨之功爲至要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節之中去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程子曰。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注云。致推而極之也。案位猶立也。定也。育謂暢遂也。

朱子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陳北溪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渾淪在此。萬般道理。都從這裏出。便爲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只是這裏動出。萬般應接。無少乖戾。而無所不通。是爲達道。見北溪字義。推極中和之功。天地賴以立。萬物遂其生。則庶乎其無憾矣。

朱子云。右第一章。案中庸三十三章。皆言誠也。此章可分三節。天命謂性節。第一句言性善也。第二句言成己也。第三句言成物也。成己成物。不外乎誠。道也者節。言愼獨之功。愼獨所以致誠也。喜怒哀樂節。先明性善。次言成己所以成物也。與首節相應。朱子謂中庸文法。特爲縝密。是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王肅本有反字。當從之。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思引孔子之言。而又疏明之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卽未嘗須臾離之意。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卽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蓋君子愼獨。小人自欺爾。自欺與愼獨相反。

朱子云．右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案廣雅廣韻並云．庸和也。則中庸卽中和耳。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案鮮能二字連文。論語雍也篇無能字。當誤脫也。第四章鮮能知味也。亦其證矣。鮮並上聲。

過猶不及也。故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至謂至至也。則中庸似易而實難。故民鮮能久矣。先鄕賢公曰．中庸兩字。是道理恰好處。最爲難事。見論語話解卷三。

朱子云．右第三章。案此章承上起下。而以咏歎出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知讀若智。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

之。（賢、多才也。）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喻不知道也。）

道謂中庸之道也。中庸是道理恰好處。故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智愚賢不肖。天稟不同。皆有所偏。難到恰好地位。故曰。中庸民鮮能久矣。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諭道之所以不明也。

朱子云。右第四章。案此蓋發明中庸鮮能之意。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玉篇夫部。夫。音扶。語助也。）

道亦謂中庸之道也。朱注云。由不明故不行。是也。

朱子云。右第五章。案此承上章而歎中庸之道之不行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知音智。與音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好竝去聲。）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猶言此其所以爲舜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所以成物也。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亦以成物也。成物知也。故曰。舜其大知也與。舜之所以稱大孝大知者。以其至誠爾。朱子云。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又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於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

朱子云。右第六章。案此章言舜執兩端而用中。自無過與不及之偏。反證第四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罟音古。擭胡郭切。而莫之知辟也。諸猶之於也。辟與避古通用。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朱注云。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期月。匝一月也。

世人自謂予智。然擇乎中庸。而又不能守也。辟若世人終日役役於名利之中。莫不予智自雄。淮南繆稱訓曰。辟若伐樹而引其本。齊俗訓曰。辟若俔之見風也。辟若猶譬如也。及為名利所驅而陷於法網。曾不知避。此皆不得謂之智也。周公曰。我不敢智。石經如此。今尚書君奭篇訛作知曰二字。大哉言也。

朱子云。右第七第。承上章大知而言。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子云。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案論語雍也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又子罕篇。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此皆可見顏子之能守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案均謂均治也。莊子天地篇曰。天下均治。是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云。右第八章。案此言顏子擇乎中庸而能守。反證上章能擇而不能守也。

朱子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案均天下國家。所以成物也。故近乎智。辭爵祿近乎仁。蹈白刃近乎勇。此以三者之可能。而形中庸之不可能也。不可能。猶言難能也。老子十五章。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史記老子列傳作深而難識。是其證矣。

朱子云。右第九章。案此章言知仁勇三者之可能。而形中庸之難能。承上而起下。第六章言舜之知。第八章言回之仁。第十章言由之勇。三者中庸之達德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音歟。鄭注云。抑辭也。而之言女也。）寬柔以教。（以敎猶言爲敎也。）不報無道。（朱注云。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而辭之轉也。朱注云。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之屬。案衽金革。謂寢處於甲兵之間。此與枕戈相同。）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論語子路篇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先鄉賢公曰。出於公心的叫做和。出於私情的叫做同。）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案塞猶窮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鄭注云。流猶移也。矯強貌。）

子路好勇。故問強。孔子以強有不同。則曰其爲南方之強乎。或爲北方之強乎。抑汝謂自強乎。南北風氣不同。南方行柔道。君子居之。北方致果毅。而強者居之。然各有所偏。則不得其正。故不若依乎中庸之君子。和而不流。流則滑矣。（俗云滑頭。）中立而不倚。倚則偏矣。惟其不流不倚。乃合乎中庸。故國有道。不變窮居之所守。而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平

生之所守而以避害。惟依乎中庸耳。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斯之謂歟。

朱子云。右第十章。案此章孔子言中庸之勇。以不流不倚不變爲强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孔子怪且不語。而況行乎。弗爲猶不爲也。素隱漢書藝文志作索隱。素索古同聲而通用。朱註云。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事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我未見力不足者。若半塗而廢。是能擇而不能守也。弗能猶不能也。已止也。朱注云。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英文受事之柔聲 Passive Voice。皆用 The Verb to be。而漢文則用見字。此亦不可不知也。不見知猶言不見知於人。如韓文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曾文。始公尤見奇於太宗。是也。至閩中方言。見借。見賜。莫見笑。莫見怪之類。皆是也。

君子依於中庸之道。未嘗須臾離也。遯世无悶。雖不見知於人。亦無悔焉。唯聖者能之。其餘或索隱行怪。以出乎衆爲心者。是反中庸之小人也。或中道而廢。以自畫者。是擇乎中庸而不能守也。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也。

朱子云。右第十一章。案此言依於中庸。確乎其不可拔。唯聖人能之。中庸三十三章。可分七段。自一章至十一章爲第一段。第一章開宗明義。子思之言也。楊龜山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第二章至十一章。皆引孔子之言。以明中庸之道及知仁勇三德耳。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芳未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與讀若預）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朱注云。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陳北溪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以證之。有以見道無不在。甚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道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君子之道。言其廣大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亦能行焉。及其精微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者。朱子所謂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

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也。然能。致中和而彌。綸天地。化育萬物。亦可以無憾矣。故君子之道。語其大者。天下莫載。語其小者。天下莫破。老子三十四章。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爲而不爲主。可名於大。語氣相似。楚辭遠遊篇。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其大無垠故莫載。其小無內故莫破。莊子則陽篇。無內無外。猶言其小無內。其大無外也。上至飛鳥下及淵魚。無不逍遙容與。此蓋化育萬物之全功。尚復何憾之有。可見君子之道。近則造端夫婦之際。遠則旁礴天地之間。莊子曰。其始作也簡。其將畢也巨。其斯之謂歟。

朱子云。右第十二章。案此蓋子思之言也。由人道而推之天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朱注云。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朱注云。其人能改。卽止不治。

君子之道。愚不肖之夫婦。皆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道不遠人。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徑而不道。是舍正路而弗由也。故曰。不可以爲道。伐柯之詩。卽道不遠人之諭也。然執柯以伐柯。猶以爲遠者。以其睨而視之也。睨而視之者。則所執之柯與所伐之柯。有彼此

之分也。故君子以人之心而治人。不以己之心而治人。則無彼此之分。此絜矩之道也。
以人治人。恕之事也。能改則止。忠之事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朱注云。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

忠恕三句。爲上下文樞紐。蓋言絜矩之道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總冒二句。而下分詳之。）所求乎子以事父。（七字爲句。）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朱注云。求猶責也。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庸德之行。（讀如字。）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行並去聲。）君子胡不慥慥爾。（鄭注云。慥慥言行相應之兒。）

君子之道四。即子孝臣忠弟敬友信也。丘未能一焉者。謙辭也。所求乎子以事父。猶言所求乎子者而以之事父。（所求乎臣所求乎弟二句放此。）所求乎子者孝也。而以之事父者亦孝也。人

皆不願其子之不孝。則事父亦不可不孝。此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絜矩之道也。故荀子法行篇曰。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楊注曰。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韓詩外傳聽令作從令。家語三恕篇聽令作順。

庸德卽謂君子之道也。行庸德。不敢不力。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恐行不慊而言濫過也。謹庸言。故有餘而不敢盡。蓋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也。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爲之也難。言之得無訒乎。故君子欲訥於言。不敢盡。而敏於行。不敢不勉。然則言須顧行。行須顧言。君子胡能不急敕爾。廣韻三十七号曰。慥言行急。謂急敕也。說文茍部。茍自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己力切。音亟）則慥與茍亦同意。餘詳說文重文攷。卽指中庸慥慥而言。爾雅方言之屬。此例不一而足。

朱子云。右第十三章。案此章言絜矩之道。大學中庸。皆以慎獨絜矩二者爲至要。此蓋孔門傳授之心法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難讀去聲。）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朱注云。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邵康節云。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此君子思不出其位。（見易經與論語。）素位而行之意也。案出其位謂之外。思不出其位。即不願乎其外也。人生於世。處逆境固難。處順境亦不易。富貴順境也。貧賤逆境也。夷狄患難。亦逆境也。富貴而驕。則不得謂之素富貴行乎富貴。富貴而淫。亦不得謂之素富貴行乎富貴。貧賤而諂。貧賤而移。亦不得謂之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而慊。素患難而憂。亦不得謂之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處富比處貧容易。然處富不可驕奢。亦不可慳吝。惟素富貴而行。纔到恰好地位。）而君子之涉世也。不矜貴。不貪富。故不驕不淫。不憂貧。不惡賤。故不諂不移。處乎夷狄患難之中。何慊何憂。故無入而不自得焉。（隨遇而安。心中泰然。）

在上位不陵下。（陵。侮慢也。）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尤亦怨也。互文耳。）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易也。正與險字對。讀去聲。郭注云。俟命。聽天任命也。險謂傾危之道。朱注云。徼求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不陵下。即不驕不滔之謂也。不援上。即不諂不移之謂也。正己則能無求於人。無求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若有求於人則枉己也。辱己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只圖一時之富貴。先鄉賢公曰。其實他那得意處。正是古人慚愧處。見論語話解卷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正音征。反求諸其身。朱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此引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中讀去聲。反求之於其身。則射者有似乎君子。蓋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也。

朱子云。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二字者做此。案此章言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故起言不願乎其外。結言反求諸其身。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與譬同。詩曰。妻子好合。好讀去聲。如鼓瑟琴。兄弟

既翕。和樂且耽。詩本作湛。湛耽古通用。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朱注云。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朱注云。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

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故曰。譬如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胥雅常棣之篇曰。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然則所謂室家之樂者。妻子也。兄弟也。妻子兄弟和樂且湛。則父母當亦安樂之也。大學引桃夭之篇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又引蓼蕭之篇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故治國在齊其家。而齊家之道。則基於妻子之好合與兄弟之友于耳。

朱子云。右第十五章。案此章言齊家之道。基於妻子兄弟之和樂。而后父母亦安樂之也。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至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廣韻十四皆曰。齋。潔也。經典通用齊也。側皆切。朱注云。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

意。案齋謂沐浴也。明猶清潔也。蓋將祭之時、必先沐浴以清潔其身也。盛服猶言整服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朱注云。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案此詩以格、度︵音鐸︶射︵音亦︶爲韻。射詩本作斁。故云厭也。周南漢廣篇。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據韓詩改思字︶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休與求爲韻。思亦語辭。是其比也。夫微之顯。夫猶則也。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字始見於此。夫音扶。

鬼神無形無聲。視之弗見。聽之弗聞。然體物而不可遺。體猶依也。託也。體物猶言依託於物也。謂鬼神依託於物而人之所不能遺也。故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此朱子所謂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故曰、鬼神其至矣乎。詩大雅抑之篇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蓋謂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故其來格。不可測度。其可忽而不誠敬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二句。子思贊嘆之辭也。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曰微。體物而不可遺。故曰顯。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如在其上二句。原就祭祀之人而言。然能使祭祀之人如此者。蓋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夫與洋洋乎相應。此所謂中庸文法縝密。

朱子云、右第十六章。案此章言人神之相感格者。惟誠而已矣。庸人之敬鬼神。所以徼福也。而君子之敬鬼神

也。非以祈福。乃慎其獨耳。慎獨所以致誠也。故曰、人神以誠相感格也。此列子所謂彼我皆誠也。陳北溪云、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是也。自十二章至十六章爲第二段。十二章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十六章言鬼神之理微而顯。一則由人道而推天道。一則由天道而及人道。遙遙相應。其餘三章。皆言人道耳。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與讀若歟。）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朱子注云、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朱注云、材質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案此言天道。）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云、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朱注云、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案假與嘉古通用。憲與顯古亦通用。）故大德者必受命。（朱注云、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舜之所以稱大智大孝者。以其至誠爾。智爲三德之一。則孝亦德也。故曰、德爲聖人。又曰、大德必得其位。大德卽謂大孝也。必得其位。謂舜爲天子也。必得其祿。謂富有四海

也。名謂聖人之名也。壽謂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培植之覆敗之乃所謂篤也篤之爲言甚也此蓋自然之理也優勝劣敗之公理也。詩所謂嘉樂君子。令德顯顯。以其宜民宜人。故受祿於天而爲天子也。天之生物四句。既言大德者必受命之理。而又引詩以證之。

朱子云、右第十七章。案此章言舜之大孝。通於神明。故受命而爲天子。所謂栽者培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朱注云。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大音泰。下同。詩魯頌閟宮篇。至於文武。纘太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書武成篇。一戎衣。天下大定。壹與一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朱注云。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於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案舜以大德受命。故曰德爲聖人。武王以征伐得天下。故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論語八佾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蓋爲此耳。

舜之父瞽瞍。書大禹謨作鼓瞍。廣韻四十五厚曰。鼓瞍。舜父。漢書古今人表作鼓叟。並字異而實同也。禹之父伯鯀。崇伯名鯀。禹之父也。列子楊朱

篇曰、鮌治水土。案鮌與鯀同。張湛注云、禹父名。本又作鮌。亦字異而實同也。一頑一凶。而文王之父作子述。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業。乃著戎衣伐紂而有天下。舜以禪讓。武王以征伐。故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則武王與舜同受命於天而爲天子也。老氏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其然乎。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追王之王去聲。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末猶晚也。追王謂追尊爲王也。朱注云、此言周公之事。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者。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謂降服大功。）

武王晩受命。故未及制禮。周公乃以太王王季之德。追尊爲王。上溯后稷公劉之功。祀以天子之禮。而成文武之德也。史紀周本紀、敘后稷至西伯。凡十五世。蓋取法於此。劉子元駁之。此所謂工訶古人也。斯禮也二句。承上文而來。謂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及

士庶人壹是皆以尊親爲本。父爲大夫四句。朱子所謂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是也。期之喪。達於大夫。謂由庶人至於大夫也。三年之喪。達於天子。論語陽貨篇、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滕文公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禮記三年問、儀禮喪服篇、荀子禮論篇、可以參閱。

朱子云、右第十八章。案此言武王周公之孝。承上章而起下章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達孝。武王纘緒。故曰善繼人之志。周公成德。故曰善述人之事。善繼善述。故曰達孝。下文只就周公制禮之指意而詳明之。

春秋修其祖廟。朱注云、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春祠秋嘗之時、掃除祖廟陳列祭器、裳衣、先祖之遺衣也、祭則設之以授尸、時食、猶時物也、時羞也、薦謂供時物而祭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廣韻四宵曰、佋廟、佋穆也、或作昭、父昭子穆、孝經疏云、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向、穆北向、孫向父坐、鄭注云、序次也、朱注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

失其倫焉。禮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穀梁傳曰。始封必爲祖。貴始。德之本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朱注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鄭注云。所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有所能也。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爲讀去聲。所以逮賤也。逮賤。猶言逮下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朱注云。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一解音至）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髮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案宗廟二句。言制禮之本源也。序爵序事。尚尊尚賢之義也。旅酬燕毛。尚親尚齒之義也。踐其位。鄭注云。其者先祖也。朱注云。踐猶履也。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所謂尊尊也。愛其所親。所謂親親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結上文春秋宗廟兩節。

設裳衣二句與事死二句相表裏。一則外致其敬。一則內竭其誠。若非然者。則設裳衣薦時食。亦不過習禮之節文耳。故孝爲禮之本。而誠又爲孝之本。荀子曰、著誠去僞禮之經也。此中庸所以爲古之禮經也。漢書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注云。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者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蓋本禮記）嘗。秋祭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也。案王

篇曰、掌手中也。禘之說。參閱論語話解卷二。

郊社之禮。祭天地也。（此但言上帝而不言后土者。統於尊也。）宗廟之禮。祭祖宗也。禮祭義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爲能猶則能也。）明乎饗帝饗親之禮義。則治國何難之有。鄭康成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也。

朱子云、右第十九章。案此亦承上章而起下章。自十七章至十九章爲第三段。十七八章言大舜武王皆以孝而受天命。是由人道而及天道。十九章言郊社禘嘗之禮。亦由人道而及天道耳。

哀公問政。（朱注云、哀公魯君。名蔣。）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鄭注云、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朱注云、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注云、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廣韻十六怪曰、殺。降殺。周禮注云、殺衰小之也。所拜切。）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

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蓋治國家之大經大法也。（此即憲法也。可見孔子亦言法治。）然徒法不能以自行。必待其人而後行。故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其人謂有才德之人。（所謂賢人政治。）此莊子所謂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夫政也者。蒲盧也。極言其成速耳。故爲政不難。惟在於得人。得人不難。必反諸其身。（謂當國執政之身也。）其身正則拔茅茹以其彙。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道者率性之謂也。修道以仁。夫仁者天地之心也。亦聖賢之心也。尸佼曰、孔子貴公。吾謂孔子貴仁。（貴公即貴仁也。）故論語大學中庸多言仁。克己爲仁。成己亦爲仁。治人曰仁。愛人亦曰仁。然修道之仁。其爲成己之仁乎。抑爲愛人之仁乎。吾謂愛人之仁也。故下文申明之曰、仁者人也。（論語學而篇。其爲仁之本與。爲仁即爲人也。又雍也篇。井有仁焉。劉聘君曰。仁當作人。是也。）親親爲大。（孟子盡心篇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仁愛三字。互文見義。說文人部。仁親也。从人从二。徐鉉曰。仁者兼愛。故从二。是也。餘詳說文重文攷。）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案仁者人也。愛也。義者我也。宜也。合而言之。我宜愛人。一貫之道。

也。孟子盡心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必有脫句、當云、仁也者人也、義也者宜也、合而言之、道也、如無義也者宜也一句、則不得謂合而言之道也、親親尊賢。因有隆降等差。此禮之所由生也。孟子所謂禮之實。節文斯二者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正己之謂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親親者身之本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釋名曰、人仁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曰、仁之美者在於天。故知仁而不知天則仁亦未美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利猶樂也、勉強而行、卽力行也、好學近乎知。好知竝去聲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達道者。人人所共由之道。而莫能出乎其外也。以其綱紀有五。故謂之五倫。孟子滕文公篇、使契

爲司徒，敎以人倫。五倫之名，蓋本於此。古人亦謂之五常。眞西山云：達德者，人心之所同得者也。德者得也。曰知曰仁曰勇。知者深明此五者也。仁者固守此五者也。穀梁傳隱公二年：知者慮，仁者守。勇者致力此五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綱散紀亂，倫常廢壞。然而人之智愚賢不肖，至不一也。或生知而安行者，上也。或學知而利行者，次也。或困而知，勉強而行者，又其次也。及其知之而成功者，則無以異。其可不勉乎哉。生知八句，勉人不可自棄。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正與此同。好學非知，然近於知。白虎通義曰：學之爲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故曰好學近知。知者不惑。力行非仁，然近於仁。孟子盡心篇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知恥非勇，然近於勇。呂氏曰：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故近於勇。知斯三者，則知修身之道。知修身之道，則知治人之道。案孔子之道，以修身治人爲本。修身治人，即成己成物也。大學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修身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治人之事也。朱子曰：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而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朱注云。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不眩亦不惑也。皆就上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報禮謂上體羣臣。而羣臣報之以禮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勸悅服也。上言羣臣而下言士。上用庶民而下用百姓。此所謂迴避假借之法也。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既本作槩。鄭注云。既讀爲餼。是也。大戴禮朝事篇。君親致饔既。既亦槩字。(下同)說文米部曰。槩。饋米也。㐭部曰。稟。賜穀也。稱度量也。謂度量其事而給食也。稱讀去聲。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論語堯曰篇。興滅國。繼絕世。其義一也。治亂。持危。持。扶持也。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朱注云。官盛任

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朱注云。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治國家之常道有九。一曰修身。修身則道立。惟其道立。修之乃眞。故能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則誠於中而形於外也。二曰尊賢。尊賢則不惑。不惑乃誠壹之所致。非徒慕尊賢之虛名。故宜去讒慝。遠令色。賤貨賄也。以斯三者。皆能蔽賢耳。三曰親親。親親則諸父昆弟怡怡如也。故不怨。尊位重祿。同其好惡。以篤周親。此謂知本。身對於家。則身爲本。家對於人。則家爲本。四曰敬大臣。敬大臣則不眩。蓋信任專。故不眩也。官多足以任使。所以勸大臣也。五曰體羣臣。體羣臣則羣臣報上之禮也重。如有忠信者。則厚其祿。所以勸羣臣也。六曰子庶民。子庶民者。愛庶民。故使之以時。而薄其歛。所以勸百姓也。七曰來百工。勞來百工。則國財恆足矣。省試以攷工。稍食而稱事。稍食謂按月發給俸祿也。所以勸百工也。八曰柔遠

人。柔遠人則送往迎來。嘉其善而矜不能。故四方輻輳。天下歸心。九曰懷諸侯。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繼絕舉廢。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此其犖犖大者。皆春秋之大義。文武之宏圖。哀公惜非其人也。不能用孔子之言。變魯而至於道。斯道何道。曰誠之道也。三德九經。皆本於誠。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有不誠。則三德非德。九經不經。家將不家。國將不國。孔子之憂魯也深矣。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廣韻三十三業曰。跲躓也。音劫。）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行去聲。）道前定則不窮。（朱注云。豫素定也。疚病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中並去聲。）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朱注云。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天理之本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能誠身。此

則所謂人道也。博學之。審問之。審詳也。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說文手部。措置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篤猶力也。篤行猶言力行也。行之弗篤。猶言行之弗力也。王陽明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果。辭之誠也。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凡事、一切事也。豫則立。不豫則廢。自然之理也。言事行道四者。平時豫爲備。前定之謂也。則不至臨時倉卒。手足莫措。故不跲不困不疚不窮。然所謂前定者。亦欲先立其誠耳。故在下位者。而欲治民。先獲乎上。欲獲乎上者。先信乎朋友。欲信乎朋友者。先順乎親。曾子有言。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親戚謂父母也。故孟子離婁篇引作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閔子之孝。人言不間於父母。是也。欲順乎親者。必先誠身。欲誠乎身者。必先明善。誠者。自成也。故曰、天之道也。猶言自然之道也。此就天地之原理而言。誠之者。思誠也。孟子離婁篇引作思誠。致誠也。立誠也。故曰、人之道也。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仁人也。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穀梁傳曰。仁者守。）是也。尊德性而道問學。故學不可不博。問不可不審。致廣大而盡精微。故思不可不慎。辨不可不明。然學博矣。問審矣。思慎矣。辨明矣。若不能篤而行之。是不誠也。不誠無物。故君子之於學問也。弗能弗措。弗知弗措。之於思辨也。弗得弗措。弗明弗措。其於行也。弗篤弗措。五者不可偏廢。人一而已十之。人十而已百之。誠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哀公問政。政者正也。故孔子告之以修身。誠身。蓋身者。天下國家之本也。其身正。於從政乎何有。其身不正。如正人何。哀公亦知其言之至之美。惜不能用耳。（大戴禮哀公問五儀。小戴禮哀公問。荀子哀公篇。皆可參閱。）

朱子云。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案哀公問政。孔子告以修身治人之方。修身以三德。治人以九經。九經三德。皆本於誠。故丁甯再三。可謂至言。哀公不足與有為。此春秋所以絕筆於獲麟也。

二十章爲第四段。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性自然之性也。本來之性也。（內典所謂自性也。本性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教者修道之謂也。故曰、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猶言自誠而明。自誠二字連文。自明誠猶言由明而誠。故朱注云。自由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朱注云。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初。是也。）誠則明。承上自誠明說。明則誠。承上自明誠說。誠本體也。明功用也。一而二。二而一也。孔孟之所謂誠。卽老莊之所謂眞。（釋氏書亦謂之眞。）故九經中無眞字。（眞假眞僞。則用情僞誠僞。）釋氏之所謂覺。陳氏了翁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案耨音鎒。）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卽此字也。（見文獻通考。）

朱子云、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爲猶則也。其指至誠者而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物謂萬物也。性猶理也。所謂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也。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注云。盡人物之性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幷立爲三也。

至誠二字本就天道言天下至誠四字乃就人道而言此亦不可不審也唯天下至誠者則能盡己之性性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故能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此所謂成己也成物也能盡萬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能贊化育則可以參天地矣故人與天地謂之三才文心原道篇。惟人參之。是謂三才。天大地大人亦大大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呂新吾云。能辨眞假。是一種大學問。萬古惟有眞之一字。磨滅不了。天地無此。不能發育。聖人無此。不能參贊。道也者。道此也。學也者。學此也。案眞字即中庸誠字。

朱子云。右第二十二章。案此言人道也。非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朱注云、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案莊子漁父篇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神僧傳云、達摩面壁十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此承上章而來。故曰其次致曲。曲一端也。推誠之一端而盡其量。故曰曲能有誠。老氏曰、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嚴幾道云、曲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則全體見矣、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之爲全者、乃可以得、餘閱老子今見、誠於中而形於外。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顯也。著則明。明察也。見爾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明則動。舜其至誠矣乎。雖以瞽瞍之頑。亦允若象之傲。亦忸怩也。故曰、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爲猶則也、荀子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形也著也明也動也變也化也。蓋謂功用之次第耳。

朱子云。右第二十三章。言人道也。案此言誠之功用。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案至誠二句、其在英文、謂之柔聲之句 Passive Sentence、此亦不可不察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

必有妖孽。見乎蓍龜。（見音現。）動乎四體。（如鑽龜揲蓍之類是也。）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積善積惡。禍福自各以其類至。故曰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朱注云。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白虎通義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

至誠之道。天道也。天道邃遠。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將亡之際。必有禎祥妖孽之兆。（事之先見者曰兆。春秋繁露所謂美祥亦先見。妖孽亦先見是也。）所謂前知者。蓋見其兆朕耳。不寧唯是。枯草枯骨。亦先知也。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故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種善因必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蓋物以類相召也。）是以至誠如神。至誠之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所以能獨見先睹。與神通體者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案此言天道勉人為善。因果之說。不可不知也。（因果之說。天演公理。並非迷信。哲學家亦言因果律 Law of Causality。）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自道之道。讀若導。古字通用。）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誠之為貴。（子思貴誠。）

莊子貫眞、其指一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知去發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北溪字義云、權只是時措之宜。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權。天地之常理是經。古今之通義是權。或問權與中何別。曰知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

誠者自然之理也。自然之理。幾何學謂之自理。不自外來。所謂不求而得。不假人力。所謂不爲而成。故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者率性之謂也。率性而行。故曰、道者自道也。釋名曰。道導也。荀子大略篇曰。導之以道。心之發動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不曰意者物之終始而曰誠者物之終始。何也。蓋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故曰誠者物之終始。意若不誠則物亦幻妄。故曰不誠無物。是故君子以誠爲貴也。誠者五句。就人道言。下文鄭重申明之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生於天地間者。皆謂之物。故言物而人在其中。如物論物議之物類。皆謂人耳。大舜有大焉。樂取於人以爲善。所以成己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故成己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仁智皆性之德。則性善可知矣。內成己而外成物。故曰合外內之道

也時而措置之無不咸宜孔子之修己安人列子之治內治外皆成己所以成物也大學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明德新民卽成己成物也惟止於至善自其歸宿言之而誠則自其發源言之不可不審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案此與首章天命之謂性三句相應二十章之三德九經亦不外成己成物也

故至誠無息（非至誠不能無息・惟無息乃見至誠・）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悠遠就上下四方言・古謂之宇・悠久就往古來今言・古謂之宙・宇宙猶言空間時間・無疆謂無極無盡也・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純亦不已・其義一也・）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朱注云・見猶示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夫音扶・斯猶乃也・朱注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言萬物天之所覆也・）今夫地一撮土之多（撮者兩三指撮之也・）及

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華去聲。莊子齊物論篇。風振海而不能驚。句法相似。振動也。洩漏也。萬物載焉。言萬物地之所載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卷讀若拳。玉篇廣韻云。拳曲手也。一拳石與一撮土對文。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藏去聲。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殖亦生也。興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天道也。於讀若烏。歎辭也。穆幽遠也。不已猶言無窮也。言天道幽遠而無窮也。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於乎即烏乎也。歎美之辭。不顯讀若丕。丕顯大明也。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朱注云。詩周頌維天之命篇。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列子天瑞篇。運轉亡已。天地密移。天運地轉之理。古人早已發明。疇覺之哉。其所以然者。以至誠無息已。不息則久。久則徵。此至誠之諭於外也。徵則悠遠。此至誠之著於四方也。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至誠之察乎上下也。博厚與地合德。故曰所以載物也。高明與天合德。故曰所以覆物也。悠久無疆。故曰所以成物也。夫如是。則不見而章。不息則久。久則徵。不動而變。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無爲而成。載物覆物成物也。此皆誠之所格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則誠而

已矣。誠之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物爲不誠無物之物。不貳即二十章之所謂一也。（朱注云。一誠也。）老氏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曰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案悠也久也。即老氏所謂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博且厚。高且明。悠且久者。以其至誠不息爾。今夫天地山川。語其小者。乃昭昭撮土卷石勺水之多。語其大者。至於無窮不測。此誠之所以爲至也。至誠不貳。故生物不可窮極已。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丕顯。文王之德之純。（此祭文王之詩也。）陳北溪云。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見北溪字義。）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亦是一箇誠。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子思原詩人之意。而釋之之詞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案自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爲第五段。發明誠之體用。至誠之神妙。

大哉。聖人之道。（朱注云。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威儀即禮儀也。互文耳。史通書志篇曰。分禮樂為威儀。威儀。隋志作禮儀。是其證也。朱注云。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朱注蓋本此）經禮謂儀禮也。曲禮謂禮記也。漢書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經謂儀禮十七篇也。）待其人而後行。（朱注云。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朱注云。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案苟不猶苟非也。凝謂如水之凝結也。莊子逍遙遊篇。其神凝。是也。神凝道凝。其義一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注云。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倍與背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曰。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上黨縣名。亦作桐提。）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大哉聖人之道。無極無盡。須待其人而後行。其人孰謂。謂至德之人也。苟非至德之人。則至道亦不凝焉。（不凝則不誠。）故君子尊德性。須由問學。若非博學審問而欲尊德性。不可能也。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致廣大所以盡精微也。欲窮高明之域。須由中庸之道。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也。溫故而知新。是推舊而知新。新因新以證故。（參閱論語話解為政篇。）敦厚以崇

禮文質彬彬（說文人部作份份。）而不相勝此乃相反而相成也（厚質朴也。敦厚猶敦朴也。禮節文也。新舊相反。文質亦相反。相反所以相成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背此卽在上位不陵下陵下則驕矣在下位不援上援上則背矣（是故承上起下之辭也。背謂背於禮也。）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緘默足以容或言或默要皆以禮爲標準耳詩大雅烝民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朱子云。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好並去聲。）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反背也。戾也。烖與災同。朱注云。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禮謂禮樂也。度謂法度也。文謂典章也。）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朱注云。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案倫猶法度也。春秋之時。車涂同軌。文字同形。法度通行。故曰天下一統也。迄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爲七國。車涂異軌。文字異形。律令異法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說言也。徵證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朱注云。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宋。殷之後。）

愚每好自用。賤每好自專。生今之世。而反古之道。則烖及其身矣。蓋法無百年而不弊。道則亘古而常新。吾聞變法矣。未聞變道也。然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須知所謂議禮制度考文者。乃採百王之損益。以成一代之禮法典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於此可見所損益者。夏禮耳。殷禮耳。非常道也。達道也。亦可見損益夏禮殷禮者。乃天子之事也。故曰殷曰周。漢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是其證矣。子思謂當今之世。天下猶一統也。雖尊爲天子。而德非聖人。不敢制禮作樂。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天下太平。乃制禮作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亦不敢制禮作樂。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釋名所謂素王。故不敢制作焉。三代之禮。孔子嘗學之矣。夏禮能言其崖略。而杞之文獻不足徵也。殷禮雖存。而非當世之法。（可見朱子亦謂禮爲法也。）惟周禮乃當時之所用者。故從周。蓋禮時爲大。法不貳後王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老聃者。周守藏室之史也。則文獻足以徵之矣。（文。典籍也。獻。賢人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諸猶之於也。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朱注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徵其所信從也。建。立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道讀若導。猶言導師也。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朱注云。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去聲。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詩周頌振鷺篇。射作斁。厭也。此美夏商二王之後。（杞宋）助祭於周也。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蚤早古同聲而通用。

王天下以位德禮三者爲最愼重。此承上文而言。故曰。其寡過矣乎。論語憲問篇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在上位者。雖善而無徵於民。在下位者。雖善而位不尊。無徵不尊。不信於民。而民弗從。故君子之道。必本諸身。謂有其德也。有其德而后民信之從之。故曰徵諸庶民。此所謂暴之

於民。民受之。故考諸三王而不繆。謂損。益。合。宜。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謂可。贊。化。育。也。質諸鬼神而無疑。謂合。其。吉。凶。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謂其揆。一。也。質鬼神而無疑者。知天道也。俟聖人而不惑者。知人道也。是故君子一動一行一言。皆可爲天下萬世之導師之法則。遠之則仰其聲望。近之則敬而親之。詩云。在彼無惡。此所謂遠之有望也。在此無斁。此所謂近之不厭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言庶幾其能夙夜以垂此無惡無斁之聲名於無窮也。由是觀之。君子未有不本諸身。不徵諸民而能蚤有聲譽於天下也。

朱子云。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案自二十七章至二十九章爲第六段。皆言禮也。禮者節文也。法度也。（古書禮字。與法同意。荀子勸學篇曰。禮者法之大分。是也。故中國政治家。不可不讀禮經。禮書（如五禮通考之類）荀卿書及白虎通義。杜佑通典。亦言禮之書。不可不尋繹之也。）子夏曰。禮後乎。知其解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漢書藝文志顏注云。述修也。章明也。案祖習也。祖述猶云修習也。晉語曰。祖識地德。祖亦習也。憲顯古通用。憲章猶云顯明也。）

（表章也。）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律猶率也。遵也。襲因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爾雅曰。支載也。廣韻五支曰。支。支持也。則持載同意。三十七號曰。燾覆也。重文作幬。（音導）古人自有複語。如祖述。憲章。持載。覆幬。是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如即譬如也。古字通用。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敦化猶言大而化之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朱注云。錯猶迭也。悖猶背也。）

孔子修習堯舜之道，表章文武之禮，上法天運之理，下因水土之宜。譬如天之無私覆也，地之無私載也。譬如日月代明，四時代序，運轉無已。萬物並育，皆隨所宜，不出所位。故不相妨也。天運之道，其猶張弓。相反所以相成。故並行而不相當也。代明錯行。（若循環然。終而復始。）不舍晝夜。此所謂小德川流。萬物化生，出機入機。此所謂大德敦化。斯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孔子之德，可侔天地。故孟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朱子云，右第三十章。案此言孔子德侔天地也。（呂新吾曰。聖之時。是孟軻定孔子的證法。祖述四句。是子思作仲尼的贊語。）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為能猶則能也。廣韻十三祭曰。睿。聖也。睿知猶聖哲也。知讀若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

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齊齋古通用。廣韻十四皆曰。齋亦莊也。敬也。側皆切。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別彼列切。朱注云。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淵泉猶言淵深也。此兩句爲一章之樞紐。上句言至聖之蘊蓄。下句言形外之一證。下文又疏明五句。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讀若現。說讀若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施讀去聲。延也。蠻貊謂南蠻北狄也。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說文自部。隊。從高隊也。案隊即墜也。古今字耳。（說文無墜字）所照所隊猶言所照所隊之處。餘放此。凡有血氣者。謂人類也。莫不尊親。猶言莫不尊而親之。故曰配天。朱注云。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聖人者何。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是唯天下之至聖。乃能聰明睿智。足有臨事之明也。寬裕溫柔。足有容人之量也。發强剛毅。足有執守之力也。齋莊中正。足有恭敬之心也。文理密察。足有識別之能也。則此五者。皆至聖之一體。而徵於外者也。故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時措。時出三者。中庸之微言也。溥博如天。言其廣大也。淵泉如淵。言其深藏也。而時發明於外。則民莫不敬信而悅夷之也。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

之邦舟車所至之地人跡所經之境不寧唯是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零零亦揚其風聲焉總之圓顱方趾莫不尊而親之故曰配天

朱子云、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案此言人道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朱注云。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案經綸猶言組織也。）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詞之則也。焉於虔切。詞之安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苟不亦苟非也。聖知亦聖哲也。知讀曰智。）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是唯天下之至誠則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常也。謂常道也。）樹立天下之大本故知天地之化育能知天地化育萬物之理亦可與天地參矣參天地而立則安有所倚哉肫肫其仁深深其淵浩浩其天此誠之所以爲至也。苟非固有聰明聖知而通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非至聖不能知至誠也。

北溪字義云。忠信兩字近誠字。信忠只是實。誠也只是實。但誠是自然實底忠信是做

工夫實底。又云。誠與信相對。則誠是自然。信是用力。誠與敬字不相關。恭與敬却相關。

案誠之與實。猶恭之與敬。蓋有分別。誠字可擬水晶。實字可比茶晶。不可同日而語也。李白詩云。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水晶玲瓏四字。正好形容誠字。孔孟之所謂誠。即老莊之所謂眞。眞字以外。惟仁字。極相似。故中庸多言仁。肫肫其仁三句。形容至誠淵深浩大。

朱子云、右第三十二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案亦言人道也。

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衣惡並去聲。著明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章明也。）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的明也。表見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可與猶可以也。）

詩衛風碩人篇、鄭風丰兮篇、皆云衣錦褧衣。說文衣部作褧衣。褧、䊵也。𣏟部作䊵衣。䊵、枲屬。而中庸作衣錦尙絅。蓋子思引詩而又釋之。古書此例甚多。考據家不可不察也。

絅衣卽褧衣也。古同聲而通用。尙絅謂外加襌衣。廣雅曰、尙加也。夏小正傳曰、襌單也。說文曰、襌衣不重。方言曰、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關之東西謂之襌衣。釋名曰、襌衣言無裏也。蓋惡錦衣之文采而著於外也。是以君子之道、誠於中而明於外。故闇然而日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有其文而無其實。故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其無味。所謂道味。故不厭也。陳北溪曰、珍奇底飲食衣服、只可供一時之美。若常常用之、則必生厭矣。行簡而合禮。故曰、簡而文也。溫而有理。卽和而不流之意也。知遠之由近。知風之自來。知微之爲顯。可以入聖人之德矣。鄭康成曰、知遠之近三句。皆言其睹末察本。謂知遠知風二句。探端知緒。謂知微句。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伏隱也。孔甚也。詩小雅正月篇昭作炤。炤昭古通用。淮南泰族訓曰、由冥冥至炤炤。人間訓曰、人能由昭昭於冥冥。炤炤卽昭昭也。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惡去聲。朱注云、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呂新吾曰、我無過而謗語滔天、不足驚也。可談笑而受之。我有過而幸不及聞、當寢不貼席、食不下咽矣。是以君子貴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君子雖潛隱韜晦、而其德亦甚昭明。此承上文而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朱注云、君子

內省不疚。此之謂自反。此之謂自慊。慊、快也。足也。苦劫反 無惡於志。所謂誠其意者。此慎獨之功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不聞不睹之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蓋人之所不見也。呂新吾曰、無屋漏工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詩云、相在爾室。相去聲。爾汝也。尙不愧于屋漏。尙者猶也。朱注云。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較三十一章見而民莫不敬三句。更進一層。呂新吾曰。相在爾室二句。是千古嚴師。十目所視二句。是千古嚴刑。

視爾燕居幽獨之中。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雖因不顯。亦不可不慎其獨也。君子誠於中而徵於外。故不動不言而人自敬信也。詩云二句。承上文而言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君子二句。又引起下文而民自勸自威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時是也。靡無也。猶言是無爭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勸悅服也。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鈇鉞音夫越。朱注云。威畏也。鈇莝斫刀。鉞斧也。案莊子天地篇。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是也。

奏假詩商頌烈祖篇作鬷假。鬷與奏古通用。說文夲部、奏進也。假讀若格。古字通用。故

朱子云、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自悅服。不怒而民自畏刑。此亦承上文以言誠於中而徵於外也。

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詩周頌烈文篇。不如字。辟君也。百辟謂諸侯也。刑謂取法也。）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朱注云、篤厚也。）

朱子云、不顯。幽深玄遠之意。此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然則中庸之道。百王不易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者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大猶侈大也。聲如威聲號令之類。以猶與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大雅烝民篇。輶音由。輕也。）毛猶有倫。（猶尙也。倫猶體也。質也。秋豪之微。蘆荷之薄。亦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大雅文王篇。載則也。（如有物有則之則）理也。漢書揚雄傳載作縡。故玉篇曰。縡載也。廣韻四十九宥曰。臭凡氣之摠名。）至矣。

上文言不顯之德。此又推而極於天道也。詩大雅皇矣篇、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言明

德之君。而不侈大聲色於外。明德者本也。聲色者末也。故孔子謂以聲色化民者治之末也。此所謂不大聲與色者。並非無聲無色。但不侈大耳。故未臻於玄妙之境。而烝民篇德輶如毛。則庶乎近矣。然毛尚有倫。亦未至玄妙之境。蓋有眹兆耳。太素者質之始也。（見列子天瑞篇）乃今所謂原子。Atom 亦猶有倫。（陽子 Proton 電子 Electron 亦尚有倫）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盡矣。上天之載。謂天道也。無聲無臭。則不見眹兆。淮南兵略訓曰、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朕當作眹。科學哲學之區別、在此）列子天瑞篇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此釋氏所謂無體之體。無相之相。（相讀去聲）老氏所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深矣遠矣。

朱子云、右第三十三章。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案朱子所謂一篇之要。卽愼獨致誠成己成物。而至於無聲無臭之天載焉。程子所謂中庸始言一理。中散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以一貫之）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是也。

自三十章至三十三章爲第七段。蓋由人道而推之天道也。（旹民國二十四年三月識於天津清鳴台之客舍）

民國三十年八月初版

定價壹元貳角

著述者　七閩陳登澥

發行者　七閩陳友元

印刷者　京華印書局

代售者　北京天津上海福州各大書坊